

本版邮箱：fmbwenhua@126.com

虽然后来的几年，我数次去看望她，但印象始终停留在火炉的那一时刻。炭火映照她圆润的脸，映照她身边的一钵兰花。火星绽开她的笑容。

遇上“黄檫花”

■ 傅菲

一群高中生在凤凰湖拽着风筝奔跑，尖叫。风筝越飞越高，凭风而荡。这是城郊之湖，落座在船型的山谷。山岭呈环形，高低有致。新绿尚未披上枝头，棠树、油桐、香枫、鹅掌楸、山乌桕、柞裂槭等落叶树，还是枯瑟，远远望去，落叶树林像是山坡的旧年补丁。野山樱在山腰开起了莹白色的花。莹白色是视觉上的，其实是淡淡的粉红色。山坳有大片大片的野山樱树林。在湖边，一棵高大的黄檫，结出了满枝的米黄色花。那些高中生绕着湖放风筝，水在湖中放浪形骸。站在黄檫下，我举目四望，数十只风筝罩在了湖面上空。

我放不来风筝。在他们这个年龄，我在上饶县城的一所师范学校日夜苦读。我的学校坐落在罗桥河边，县城的地貌属于丘陵地带，赭红的山冈如波浪漫卷。岩石结构的丘陵，很少有树木生长，长稀疏的白茅和蒺藜、粉团蔷薇、胡秃子。秋天，蒺藜和胡秃子结甜甜酸酸的浆果，鲜红欲滴。远眺而去，显得格外荒凉和静穆。山冈与山冈之间的小夹沟，杉木和松木郁郁葱葱，给大地平添了一抹亮色，给我们以慰藉。山冈贫瘠，野花零星，但特别摇曳。

在早晨和傍晚，我就选一个僻静的山冈，阅读外国文学。学校只有一个图书室（兼收发室），藏书非常少。我所读的外国文学作品，来自县图书馆和我的语文老师皮晓瑶。

其实，在读师范学校之前，我并不热爱文学，所读文学作品非常有限，只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人生》《第二次握手》。人的一生，是呈曲线状的。就像河流。河流为什么会九曲？是因为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外向力，同时遇到了河岸的作用力。皮晓瑶老师相当于河岸。

皮晓瑶老师给我讲授“语基”和“文选”。她是个年轻教师，音质带有山泉的甜味，知识广博。她讲授文选，与别的老师不一样。她注重讲授作家的生平、作品的特色、作品对后世的影响。我非常爱听她的课，心想，假如每节课都是她讲授文选，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

被讲授的作家，所重点介绍的作品，我必须找来读。皮老师讲巴金，我就找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《寒夜》《随想录》。找遍了县城各个学校图书馆，也找不到《寒夜》《随想录》。一次，我去市区找同学玩，在新华书店看了《寒夜》，在书架前，决定买一本，但我犹豫了很久。我只有一块五毛钱，买了书，没钱坐公交车，还得饿一餐，走20里路回学校。但我决定买下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购买小说。回到学校，我把买书的事，告诉了皮老师。她很温和地对我说：我家有很多书，你要读的话，可以去我家拿来。

她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小院房。小院种了菊花和月季。她领着我上了木料结构的阁楼，抱出一个大纸箱，给我打开，说：你自己选选，看看有什么需要带回学校读的。她有许多个装着书的纸箱。我选了《战争与和平》
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她的书都包着洁白的书衣。我心生奢望：以后，我要买很多很多的书，列在书架上，一本一本地读完。

读完了，我就和皮老师谈自己的阅读心得。我有写阅读札记的习惯，读完一本，就写三五千字的札记。毕业回家，生活用品我也没带回去，就带了十数本自己的日记、札记和十数本抄写的新诗。

在师范学校第二年，我开始系统化阅读。每个星期，我阅读的书目，都要和皮老师交流。读什么书，怎么读，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。但我当时并不懂。她会给我悉心指导。也在那个时候，我开始了写作。我每天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，安排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时间，不分节假日。这个习惯，一直保持到毕业后的第八年。

毕业后，我分配在老家的一所中学教书。我给皮老师写信，谈及自己的写作和苦闷。她及时回信，给我鼓励：一直坚持下去，就会有成果。翌年，我调往县城工作，皮老师也前往省城深造。

之后，我多次变动工作地点，也从事不同的工作。但我一直没有耽搁下来的是阅读。分隔两地，我始终保持着和皮老师的联系。于我而言，皮老师打开了一扇窗口，让我看到了辽阔的世界。我透过这个窗口，看到了雪国、阿尔卑斯山的苍鹰、西伯利亚的流放者。世界，需要我们深度去感知、认识；生命，也需要我们深度去体悟、刻写。她就是一个教会我去感知和刻写的人。



徐建军摄

我的栀子满姑就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，不断追求的人。

栀子满姑

■ 陈延青

我的老家位于湖北的洞庭湖水乡。在亲戚长辈中，我的父亲有一位嫡堂小侄满姑，比我父亲小20多岁，是我父亲嫡堂兄弟与姐妹中，排行最小的一个妹妹。根据我湖北老家的乡俗叫法，长辈年纪中最小的栀子姑妈，我就称呼她为满姑。

满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。1975年下半年，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她，一直无法走出农村这块她养她的土地。几年之后，26岁的满姑，与本村一位老实巴交的小伙子结了婚。小伙子名叫春生，满姑嫁给他以后，他就成了我的满姑父。

那时节，受着吃“大锅饭”的制约，尽管满姑他们两口子拼死拼活地劳作，一年到头，挣到的工分进行分配，还比不上那几只失踪的土鸡。栀子满姑在那天见到的乡亲们没有人站出来，承认偷吃了她的土鸡，才罢了休。

有一天，满姑从地里收工回来，发现家里的土鸡少了一只，于是便雷急火急地在自家屋周围找了一个遍，也没有寻到那只失踪的土鸡。栀子满姑在那天见到的乡亲们没有人站出来，承认偷吃了她的土鸡，才罢了休。

在当时那种贫穷的年代里，说我满

姑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，毫不为过。有一年冬天，满姑父用一只瓦钵子装糠头和锯木灰，生火给一家人取暖，不小心将瓦钵子打破了，便只好向满姑提出买个新瓦钵子的建议，这时满姑却拉长着脸，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，硬是叫他用一根铁丝，将瓦钵子箍紧，继续投入使用。

农村进行包田到户以后，满姑一家人和村里的乡亲们一样，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有了自主生产，自主调整产业的经营权。从此，我的满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，如同汹涌澎湃的河水一般，猛然高涨起来了！

那年开始，满姑通天都带领全家人一道，除了把家里的承包地规划和经营好后，还在有一天，和老公一起，瞄准村里的打米市场，东借西挪，凑齐了一笔钱，买回了一台小型打米机，起早贪黑地用一辆板车拖着，在村里村外，做起了流动打米的生意。

人勤百业旺，经过一家人的同心创业，汗水浇开了幸福之花。几年后，满姑一家便成了村里远近有名的第一家万元户。家里有了钱，满姑最先进行的大动作，就是把自家的茅屋拆除，改建成了一栋红砖青瓦房。一家人告别了过往那种绵绵春雨漏不停，寒风劲直往里吹的茅屋生活！

打这以后，满姑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幸福的笑容。

1998年防汛抗洪期间，满姑不但主动为灾区群众捐款捐物，而且还带头号召乡里乡亲给驻扎在我们家乡，帮我们抢险抗洪的人民子弟兵，送鸡送鸭送小菜，改善他们的生活，以表达当地老百姓对他们的慰问之情。

我的散文集《河边生起炊烟》出版后，我做了一次30年创作回顾的分享会。我请来了皮老师。在分享会上，皮老师并没说很多，而是默默温情地看着我。这种眼神，是温热的，充满了赞许、鼓励、自豪。她是老师，也如姐姐。

曾设想，假如当年不是皮晓瑶当我文选老师，我是否会爱上文学，并以写作为业。我想，我不会的。好的老师不但传授专业知识，更是生命价值的传导者。价值观传导者会改变他人。我热爱自己被文学滋养的人生。

几年前，她在万年县工作时，我去看望她。她当时正在烤火，边给我泡茶，边问我写作的事。每次见了她，她都春风满面，不会掩饰内心的愉悦。她坐在火炉旁，我陪着她说话。虽然后来的几年，我数次去看望她，但印象始终停留在火炉的那一时刻。炭火映照她圆润的脸，映照她身边的一钵兰花。火星绽开她的笑容。

在凤凰湖，看到放风筝的高中生，看到黄檫花，我就想起了皮晓瑶老师。在风筝一样的年龄，遇上了黄檫花一样的文选老师。黄檫花开，春天就到了。

（作者简介：傅菲，江西上饶人，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，出版散文集《元灯长歌》《深山已晚》《我们忧伤的身体》等30部，曾获三毛散文奖、百花文学奖、江西省文学艺术奖、储吉旺文学奖、方志敏文学奖等。）

■ 王玉纯

北京驶往青岛的列车，第八号软卧包间。

她的出现让我大吃一惊，走前处长不是说过这个包间全是我们部的人吗？怎么又突然来了个靓丽的小姑娘呢？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连衣裙，头上顶着一副新潮的太阳镜，提着一个很威风的行李包，姗姗来迟站在我们这3个都穿着军装的人面前。3片绿叶终于迎来了一朵鲜花！我顿时在心里默默地开了句玩笑。“你怎么才来呀，车都快开了！”同车的另一位女性，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领导之一的大校主任接过她的包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让首长们久等了，走时站里的计算机突然出了点小毛病，我处理完了才走，还好，总算没误点。”

处长也不认识这个女孩，和我一样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 and 主任。主任把包交给我放好，然后关上对我们介绍说：“这位是通信站的技术员杜岚，木土杜，山风岚，是我们这次会议的文件资料保障组长。”“保障人员不是叫头头早早就去了吗？怎么你……哦，我是机关Y处的龙参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我和她握了握手。

通信站和机关办公楼没有在一个大院里，再加上工作性质的关系我很少去他们单位，因此不认识她也在情理之中。我估计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，便开玩笑问她：“哟，组长这么年轻漂亮，肯定是今年刚从军校毕业吧。”“报告首长，漂亮谈不上，本人毕业于去年七月份，今后还望多多指导。”她边说边笑还顽皮地给我敬了个军礼。不错，活泼这个词汇之后往住紧跟的是可爱！我和两位首长禁不住同时笑了。

火车缓缓地驶出了北京站，她也渐渐地变得活跃起来。一路上她像是一位阳光使者，随时都播撒着温暖照耀着我们。处长嗓子不适时她及时地从包里找出了金嗓子喉宝，主任脖子痛时她能像医生一样给她按摩，打开水、削水果这类小事更是轮不到我了。这个年头如此热心肠的女孩子已经不见了，于是我拐了个弯问她：“杜岚，我猜你爸或你妈一定有位是医生，要不你在部队当过卫生员。”我话音刚落主任就笑了，她也笑了：“作家同志，你的猜测水平也太差了一点，我爸是飞行员，我妈也是，至于卫生员吗，过去想当没赶上。”

下车以后，海军来接站的两辆小车，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威海会议报到处。我们开会的地方设在海边的一个海军CR中心。由于我们各自的工作任务不同，到那以后4个人便各奔东西很少见面了。

当兵以后我养成了一个爱晨跑的习惯，来到威海美丽的海滨更是按捺不住的激情，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，到海边沙滩上跑步锻炼到六点半，还顺便看看海边那不同于内地的新鲜风景。第一天晨跑我便惊奇地发现沙滩不远处山坡上，有人在面对太阳升起的海面认真吹奏着萨克斯，晨风中她那飘逸的白色长裙就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。第二天、第三天……天天如此。留心听了听，有我熟悉的《爱的祈求》(PrayerofLove)、《日出之屋》(HouseofSunrise)、《魂断蓝桥》(WaterlooBridge)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曲子。萨克斯充满磁性的声音，时而哀婉缠绵，时而如泣如诉，时而高亢激昂，时而甜美悠扬……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随着煽情的音符律动，顿时一股想要见见那位萨克斯手的念头如波浪涌起。

穿着晨跑的行头去见人家是不礼貌的，而且还容易引起误会。经过一番思考之后，我选择了一个朝霞灿烂的早晨，穿着整齐的军装，向山坡进发。她刚好背对上山的小路，为了不吓着她，我装作一位爬山者，故意避开小路绕道出现在她的眼皮底下。爬呀爬呀，伴着她的流畅音乐我只顾埋头爬山。突然，抒情的旋律悄然中止，军号声响起，我吃惊地抬起了头。“嗨，你今天早晨怎么改爬山啦？作家同志。”号声停止笑声响起。“美妙的旋律是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拉住了我的手！我还以为是威海的一位名家在练习呢，特意来拜访，没想到是你——杜小姐。”这家伙像个谜，老是在给我意外。“你再叫我小姐，小心我踢你一脚。”笑声更亮了。“好，改叫小杜。”我向她伸了伸手，“你怎么见难不救呀，看我上不来也不下来拉我一把。”她用一种优雅的姿势轻轻放下萨克斯，笑着跑下来拉我：“有路不走，自找苦吃，这就叫话该！”原来，她上军校时就是校乐队的萨克斯手，曾利用假期拜过名师。她说她“深深地爱着音乐，更是狠狠地迷恋着萨克斯”。

研讨会结束前首长们决定和海军搞一次联欢晚会。与会代表来自各大单位各个军兵种，可以说是人才济济，唱歌跳舞吹拉弹说好戏连台。晚上杜岚一连吹奏了3支曲子，是我用英文报的幕。第一支是Youinthisevening(今夜的你)，第二支是MindTune(心神曲)，第三支是PrayerofLove(爱的祈求)。她那出色的演奏，十二分投入的神情，赢得了与会代表和海军官兵们的阵阵掌声……

时光穿着幸福的外衣时显得那样来去匆匆，戴上痛苦的面纱后又显得那样拖沓冗长，我主宰不了它。那次会议半年之后，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我从北方调到了千里之外的南方。告别时，她哭着鼻子送了一套北岳文艺出版社当时刚出版的《世界名诗珍藏系列》给我，其中在那本《泰戈尔诗歌精选》的扉页上，用泪水和墨水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：

摘著名诗人蔡其娇诗一首赠友玉纯：
在现实和梦想之间
你是红叶焚烧的山峦
是黄昏中交集的悲欢；
你是树影，是晚风
是归路上的黑暗。
在现实和梦想之间
你是信守诺言的鸡雏
是路上不预期的遇见；
你是欢笑，是光亮
是烟花绽放的夜晚
……

——爱吹萨克斯的杜岚

别别，我又开始想念她了。

天蓝蓝是个年轻的党员，她精心饲养着队里的牲畜，特别是十几头驴被她喂得膘肥体壮。她不光喂养驴，她还慢慢地调教训练驴，哪头驴性子烈，哪头驴性子柔，她都了如指掌。

■ 张新文

女饲养员天蓝蓝

在从前的岁月里，耕地、运输靠的是牲口，特别是那会儿落后，电还没有普及，拉磨磨面粉就得靠驴了。

每年冬天，驴犊子们是自由的，它们往往兴奋地趟着蹶子往小麦地里跑，它们开始拿麦苗当作业本，练习独立吃饭的本领。冬天的麦苗，即便驴吃了也不影响产量，春天来了，被吃过的麦苗，又会长出新叶。冬天我们一群孩子在上学路上，会围堵驴犊子，有些温顺的驴犊子就会被我们逮到骑上去。

骑驴也是门技术活儿，会骑的，就会将自己双腿靠近驴犊子的前腿，夹住，双手抓住驴鬃毛，它飞奔的时候，几个蹦跳甩不掉你，它就服了，乖乖地听你的使唤，迈着八字步驮着你，你可以放开驴鬃毛，举起双手，一副凯旋的样子。狗儿是我的同桌，每次我把他扶到驴背上，他都喜欢坐到驴的尾部，驴也蹶子，他就像一袋肥料从驴背上滚落下来，接着就是他在嗷嗷叫。现在，偶尔回故乡遇到他，他还耿耿于怀，怪我当初没教他如何骑驴。

天蓝蓝是个年轻的党员，她精心饲养着队里的牲畜，特别是十几头驴被她喂得膘肥体壮。她不光喂养驴，她还慢慢地调教训练驴，哪头驴性子烈，哪头驴性子柔，她都了如指掌。有年国庆，她买回染布的“洋红”（其实是染色热粉），用温水调成红色，把队里的白驴一夜间变成了红驴，并在10月1日那天，在生产队空旷的晒场上，表演驴技。她像个杂剧团里的动物训练师，挥舞着鞭子，驴们都听她的指挥，或奔跑，或慢行，有时还能变换着队形，真叫人看傻了眼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“这姑娘哪来了这么大的本事？”天蓝蓝训练驴的能耐名声在外了，自然引来质疑的声音。后来，人们在折服于天蓝蓝有驯化驴本事的时候，才豁然开朗，因为她的父亲曾在一个马戏团里跑过龙套。自那以后，我们生产队的驴就出名了，大队或是公社里有会演的时候，天蓝蓝就赶着驴们出场了，我们生产队也因为驴而名声远扬。正因如此，天蓝蓝每年“三八”节总要去公社一次，回来的时候，胸前挂着大红花，还会捧回一张奖状。

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后，生长队的驴吃完了天蓝蓝给的最后一餐，开始走进农户家里，当时我家分了一头，我们就像宝贝一样爱护着它，它如果哪顿食量减少了，我们一家就会心痛得吃不下饭，毕竟它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，它要倒下了，我们家可怎么办呀！母亲想：是不是驴想它原来喂养它的主人了？于是，她把天蓝蓝请过来，天蓝蓝抚摸着驴的头，把脸贴着驴的脖子，驴用舌头不停地舔舐着她的手背，驴与人的交流是如此的亲切、感人，令我们一家人激动得流出泪来。

天蓝蓝告诉母亲，这头驴通人性，不要恶言恶语地待它，喂它的时候，不要用草棍使劲地敲打石槽，还有就是拌草料的时候要一步到位，不要断断续续加草料。听她这么一说，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低下了头，知道了是自己饲养的方式不对。后来，我们就按天蓝蓝的指点去做，驴膘也上来了，每天欢快的叫声传得很远，干起活来也特别地卖力。

我们一家人也心情好了，心底里感激天蓝蓝，“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三八红旗手啊！”